



塔什库尔干，今为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。假如今天游客到达塔县后，想要驾车前往莎车，手机导航会推荐先往北，绕行至喀什市，再转头向南至莎车。但如此一来，行程超过了600公里。

翻阅历史资料，或浏览社交软件，人们会得知在塔县与莎车之间有一条直达路线，路程缩短至400公里，但因为实在太难走，这是一条“导航无法显示”的路线。这条很多人想要挑战的自驾路线，基本与当年玄奘前往莎车的“塔莎古道”重合。

叶尔羌河上游错综的支流，仿佛切开群山，造就了景色壮丽的河谷。“塔莎古道”，就藏于这一带的河谷中。

这一次，我从莎车县喀群乡七村的古道起点出发，尝试往塔莎古道的深处去。

车辆路过喀群乡，很快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明明是下午1点，手机显示气温高达36摄氏度，可是村庄里的风变得清凉。司机关上空调，仅靠这股凉风已让人感到惬意。车窗外，504县道两旁白杨树伫立，叶尔羌河碧波初现。

从喀群乡走出，到达莎车、霍什拉甫与阿尔塔什的三岔口，绿色消失了，黄色接入眼帘。目之所及，被戈壁与黄沙填满。往前看，视线尽头是群山；再往天空方向望，山顶上有积雪，那里便是塔莎古道的尽头——帕米尔高原之上的塔什库尔干。

阿尔塔什1号交通洞过后，画风急转直下。此前的咖色淡黄色开始转为亮黄与砖红，雅丹地貌出现。路变得愈发难走，各种弯道，忽上忽下。路面起伏崎岖，每隔几百米就会有一段碎石路面，耳边不断传来底盘碾过碎石的声音。

让人更觉艰难的是，这一段行程中，手机信号也完全消失了。在与外界实现联络的难度上，这一刻似乎我与玄奘有了回响。

穿过2号交通洞与阿尔塔什村，终于抵达阿尔塔什水利枢纽。出发时，海拔不过1000米，此时已经升至1825米。俯瞰山下，叶尔羌河如蓝色缎带一般，蜿蜒于河谷中。河流当中，有一块巨石。当地人说，巨石就是阿尔塔什地名的由来。在维吾尔语中，“阿尔塔什”意思接近“河中央的石头”。

抬头向上看去，一条更险峻的路摆在眼前。那是塔莎古道的后续路段，一直通向塔县，海拔最终会攀升超过4000米。我问当地人能否继续向上走，得到了否定的回答。原来前两天刚下过大雨，紧靠山体的路面又遇塌方。在如今的社交媒体上，很多人也分享了类似经历：走到一半，突然发现路中央横着一块掉落的巨石。山高路远，无法预料抢险队伍何时到达，遂只能原路返回。

看来即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，想要完整地走完，或者说借助汽车行驶完塔莎古道，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1380年前，玄奘究竟是凭借怎样的意志从这里走向敦煌，直奔长安？

玄奘此行的艰辛，今日被现代文明浸染的我们难以想象。但当我从塔莎古道走向叶尔羌河边，至少有一点感同身受。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有一段话描述乌铎风貌：“地土沃壤，稼穡殷盛，林树郁茂，花果具繁。”如此偏远荒凉之地，却孕育了壮美的叶尔羌河。河水冰凉，通透，令人忘却夏日炎热。阳光映照下，从不同角度看去，河的颜色在宝石蓝与碧绿之间肆意切换。纵使今日相机像素越来越高，人类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种照片与语言无法形容之美。